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第一〇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

話說寶釵叫襲人問出原故，恐寶玉悲傷成疾，便將黛玉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閒談，說是：「人在世上，有意有情，到了死後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，並不是生前那樣的人死後還是那樣。活人雖有癡心，死的竟不知道。況且林姑娘既說仙去，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，那裡還肯混在世上？只是人自己疑心，所以招出些邪魔外祟來纏擾。」寶釵雖是與襲人說話，原說給寶玉聽的。襲人會意，也說是：「沒有的事。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裡，我們也算相好，怎麼沒有夢見過一次？」寶玉在外面聽著，細細的想道：「果然也奇！我知道林妹妹死了，那一日不想幾遍？怎麼從沒夢見？想必他到天上去了，瞧我這凡夫俗子，不能交通神明，所以夢都沒有一個兒。我如今就往外間睡，或者我從園裡回來，他知道我的心，肯與我夢裡一見。我必要問他實在那裡去了，我也時常祭奠。若是果然不理我這濁物，竟無一夢，我便也不想他了。」主意已定，便說：「我今夜就往外間睡，你們也不用管我。」寶釵也不強他，只說：「你不用胡思亂想。你沒瞧見太太因你園裡去了，急的話都說不出來？你這會子還不保養身子，倘或老太太知道了，又說我們不用心。」寶玉道：「白這麼說罷咧，我坐一會子就進來。你也乏了，先睡罷。」寶釵料他必進來的，假意說道：「我睡了，叫襲姑娘伺候你罷。」

寶玉聽了，正合機宜。等寶釵睡下，便叫襲人麝月另鋪設一副被褥，常叫人進來瞧二奶奶睡著了沒有。寶釵故意裝睡，也是一夜不寧。

那寶玉只當寶釵睡著，便與襲人道：「你們各自睡罷，我又不傷感。你若不信，你就伏侍我睡了再進去，只要不驚動我就是了。」襲人果然伏侍他睡下，預備下了茶水，關好了門，進裡間去照應了一回，各自假寐，等著寶玉若有動靜，再出來。

寶玉見襲人進去了，便將坐更的兩個婆子支到外頭。他輕輕的坐起來，暗暗的祝讚了幾句，方纔睡下。起初再睡不著，以後把心一靜，誰知竟睡著了，卻倒一夜安眠。直到天亮，方纔醒來，拭了拭眼，坐著想了一回，並無有夢。便歎口氣道：「正是『悠悠生死別經年，魂魄不曾入夢』！」

寶釵反是一夜沒有睡著，聽見寶玉在外邊念這兩句，便接口道：「這話你說莽撞了。若林妹妹在時，又該生氣了。」寶玉聽了，自覺不好意思，只得起來，搭訕著進裡間來，說：「我原要進來，不知怎麼一個盹兒就打著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進來不進來，與我什麼相干？」

襲人也本沒有睡，聽見他們兩個說話，即忙上來倒茶。只見老太太那邊打發小丫頭來問：「寶二爺昨夜睡的安頓麼？若安頓，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過去。」襲人道：「你去回老太太，說：寶玉昨夜很安頓，回來就過來。」小丫頭去了。

寶釵連忙梳洗了，驚兒襲人等跟著，先到賈母那裡行了禮，便從王夫人那邊起至鳳姐都讓過了，仍到賈母處，見他母親也過來了。大家問起寶玉晚上好麼。寶釵便說：「回去就睡了，沒有什麼。」眾人放心，又說些閒話。

只見小丫頭進來，說：「二姑奶奶要回去了。聽見說，孫姑爺那邊人來，到太太那裡說了些話，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邊說，不必留了，讓他去罷。如今二姑奶奶在太太那邊哭呢，大約就過來辭老太太。」賈母眾人聽了，心中好不自在，都說：「二姑娘這麼一個人，為什麼命裡遭著這樣的人！一輩子不能出頭，這可怎麼好呢？」

說著，迎春進來，淚痕滿面，因是寶釵的好日子，只得含著淚，辭了眾人要回去。賈母知道他的苦處，也不便強留，只說道：「你回去也罷了，但只不用傷心。碰著這樣人，也是沒法兒的。過幾天我再打發人接你去罷。」迎春道：「老太太始終疼我，如今也疼不來了。可憐我沒有再來的時候兒了！」說著，眼淚直流。眾人都勸道：「這有什麼不能回來的呢？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遠，要見面就難了。」賈母等想起探春，不覺也大家落淚。為是寶釵的生日，只得轉悲作喜說：「這也不難。只要海疆平靜，那邊親家調進京來，就見的著了。」大家說：「可不是這麼著麼？」

說著，迎春只得含悲而別。大家送了出來，仍回賈母那裡，從早至暮，又鬧了一天。眾人見賈母勞乏，各自散了。獨有薛姨媽辭了賈母，到寶釵那裡說道：「你哥哥是今年過了，直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時候減了等纔好贖罪。這幾年叫我孤苦伶仃，怎麼處！我想要給你二哥哥完婚，你想想好不好？」寶釵道：「媽媽是因為大哥哥娶了親，嚇怕了的，所以把二哥哥的事也疑惑起來。據我說，很該辦。邢姑娘是媽媽知道的，如今在這裡也很苦。娶了去，雖說僑們窮，究竟比他傍人門戶好多著呢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你得便的時候，就去回明老太太，說我家沒人，就要擇日子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媽媽只管和二哥哥商量，挑個好日子，過來和老太太、太太說了，娶過去就完了一宗事。這裡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纔好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今日聽見史姑娘也就回去了，老太太心裡要留你妹妹在這裡住幾天，所以他住下了。我想他也不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，你們姊妹們也多敘幾天話兒。」寶釵道：「正是呢。」於是薛姨媽又坐了一坐，出來辭了眾人，回去了。

卻說寶玉晚間歸房，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夢，或者他已經成仙，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濁人，也是有的；不然，就是我的性兒太急了，也未可知。」便想了個主意，向寶釵說道：「我昨夜偶然在外頭睡著，似乎比在屋裡睡的安穩些，今日起來，心裡也覺清淨。我的意思，還要在外頭睡兩夜，只怕你們又來攔我。」

寶釵聽了，明知早晨他嘴裡念詩自然是為黛玉的事了，想來他那個獸性是不能勸的，倒好叫他睡兩夜，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罷了，況兼昨夜聽他睡的倒也安靜。便道：「好沒來由。你只管睡去，我們攔你作什麼？但只別胡思亂想的招出些邪魔外祟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誰想什麼？」襲人道：「依我勸，二爺竟還是屋裡睡罷。外邊一時照應不到，著了涼，倒不好。」寶玉未及答言，寶釵卻向襲人使了個眼色兒。襲人會意，道：「也罷，叫個人跟著你罷，夜裡好倒茶倒水的。」寶玉便笑道：「這麼說，你就跟了我來。」襲人聽了，倒沒意思起來，登時飛紅了臉，一聲也不言語。寶釵素知襲人穩重，便說道：「他是跟慣了我的，還叫他跟著我罷。叫麝月五兒照料著也罷了。況且今日他跟著我鬧了一天也乏了，該叫他歇歇了。」

寶玉只得笑著出來。寶釵因命麝月五兒給寶玉仍在外間鋪設了，又囑咐兩個人：「醒睡些。要茶要水，都留點神兒。」兩個答應著。出來看見寶玉端然坐在床上，閉目合掌，居然像個和尚一般，兩個也不敢言語，只管瞅著他笑。寶釵又命襲人出來照應。襲人看見這般，卻也好笑，便輕輕的叫道：「該睡了。怎麼又打起坐來了？」寶玉睜開眼看見襲人，便道：「你們只管睡罷，我坐一坐就睡。」襲人道：「因為你昨日那個光景，鬧的二奶奶一夜沒睡。你再這麼著，成什麼事？」寶玉料著自己不睡，都不肯睡，便收拾睡下。襲人又囑咐了麝月等幾句，纔進去關門睡了。

這裡麝月五兒兩個人也收拾了被褥，伺候寶玉睡著，各自歇下。那知寶玉要睡越睡不著，見他兩個人在那裡打鋪，忽然想起那年襲人不在家時，晴雯麝月兩個人服侍，夜間麝月出去，晴雯要嚇他，因為沒穿衣服，著了涼，後來還是從這個病上死的。想到這裡，一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。忽又想起鳳姐說五兒給晴雯脫了個影兒，因將想晴雯的心又移在五兒身上。自己假裝睡著，偷偷兒的看那五兒，越瞧越像晴雯，不覺獸性復發。聽了聽裡間已無聲息，知是睡了。但不知麝月睡了沒有，便故意叫了兩聲，卻不答應。

五兒聽見了寶玉叫人，便問道：「二爺要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要漱漱口。」五兒見麝月已睡，只得起來，重新剪了蠟花，倒了一鍾茶來，一手托著漱盂。卻因趕忙起來的，身上只穿著一件桃紅綾子小襖兒，鬆鬆的挽著一個鬢兒。寶玉看時，居然晴雯復生。忽又想起晴雯說的「早知擔了虛名，也就打個正經主意了」。不覺默默的呆看，也不接茶。

那五兒自從芳官去後，也無心進來了。後來聽說鳳姐叫他進來伏侍寶玉，竟比寶玉盼他進來的心還急。不想進來以後，見寶釵襲人一般尊貴穩重，看著心裡實在敬慕；又見寶玉瘋瘋傻傻，不似先前的丰致；又聽見王夫人為女孩子們和寶玉玩笑都撞了；所以把那女兒的柔情和素日的癡心，一概擱起。怎奈這位狀爺今晚把他當作晴雯，只管愛惜起來。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潮，又不敢大

聲說話，只得輕輕的說道：「二爺，漱口啊。」寶玉笑著，接了茶在手中，也不知道漱了沒有，便笑嘻嘻的問道：「你和晴雯姐姐好不是啊？」

五兒聽了，摸不著頭腦，便道：「都是姊妹，也沒有什麼不好的。」寶玉又悄悄的問道：「晴雯病重了，我看他去，不是你也去了麼？」五兒微微笑著點頭兒。寶玉道：「你聽見他說什麼了沒有？」五兒搖著頭兒道：「沒有。」寶玉已經忘神，便把五兒的手一拉。五兒急的紅了臉，心裡亂跳，便悄悄說道：「二爺，有什麼話只管說，別拉拉扯扯的。」寶玉纔撒了手，說道：「他和我說來著：『早知擔了個虛名，也就打正經主意了！』你怎麼沒聽見麼？」

五兒聽了這話明明是撩撥自己的意思，又不敢怎麼樣，便說道：「那是他自己沒臉。這也是我們女孩兒家說得的嗎？」寶玉著急道：「你怎麼也是這麼個道學先生！我看你長的和他一模一樣，我纔肯和你說這個話，你怎麼倒拿這些話糟蹋他？」

此時五兒心中也不知寶玉是怎麼個意思，便說道：「夜深了，二爺睡罷，別儘管坐著，看涼著了。剛纔奶奶和襲人姐姐怎麼囑咐來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不涼。」說到這裡，忽然想起五兒沒穿著大衣裳，就怕他也像晴雯著了涼，便問道：「你為什麼不穿上衣裳就過來？」五兒道：「爺叫的緊，那裡有儘著穿衣裳的空兒？要知道說這半天話兒時，我也穿上了。」

寶玉聽了，連忙把自己蓋的一件月白綾子綿襖兒揭起來遞給五兒，叫他披上。五兒只不肯接，說：「二爺蓋著罷，我不涼。我涼，我有我的衣裳。」說著，回到自己鋪邊，拉了一件長襖披上。又聽了聽，麝月睡的正濃，纔慢慢過來說：「二爺今晚不是要養神呢嗎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實告訴你罷，什麼是要養神？我倒是要遇仙的意思。」五兒聽了，越發動了疑心，便問道：「遇什麼仙？」寶玉道：「你要知道，這話長著呢。你挨著我來坐下，我告訴你。」五兒紅了臉，笑道：「你在那裡躺著，我怎麼坐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這個何妨？那一年冷天，也是你晴雯姐姐和麝月姐姐玩，我怕凍著他，還把他攬在一個被窩兒裡呢。這有什麼？大凡一個人，總別酸文假醋的纔好。」

五兒聽了，句句都是寶玉調戲之意，那知這位默爺卻是實心實意的話。五兒此時走開不好，站著不好，坐下不好，倒沒了主意。因拿眼一溜，抿著嘴兒笑道：「你別混說了。看人家聽見，什麼意思？怨不得人家說你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！你自己放著二奶奶和襲人姐姐，都是仙人兒似的，只愛和別人混攪。明兒再說這些話，我回了二奶奶，看你什麼臉兒人！」

正說著，只聽外面咕咚一聲，把兩個人嚇了一跳。裡間寶釵咳嗽了一聲，寶玉聽見，連忙努嘴兒，五兒也就忙忙的息了燈，悄悄的躺下了。原來寶釵襲人因昨夜不曾睡，又兼日間勞乏了一天，所以睡去，都不曾聽見他們說話，此時院中一響，猛然驚醒，聽了聽，也無動靜。寶玉此時躺在床上，心裡疑惑：「莫非林妹妹來了，聽見我和五兒說話，故意嚇我們的？……」翻來覆去，胡思亂想，五更以後，纔朦朧睡去。

卻說五兒被寶玉鬼混了半夜，又兼寶釵咳嗽，自己懷著鬼胎，生怕寶釵聽見了，也是思前想後，一夜無眠。次日一早起來，見寶玉尚自昏昏睡著，便輕輕兒的收拾了屋子。那裡麝月已醒，便道：「你怎麼這麼早起來了？你難道一夜沒睡嗎？」五兒聽這話又似麝月知道了的光景，便只是訕笑，也不答言。

一時，寶釵襲人都也起來。開了門，見寶玉尚睡，卻也納悶：「怎麼在外頭兩夜睡的倒這麼安穩呢？」及寶玉醒來，見眾人都起來了，自己連忙爬起。揉著眼睛，細想昨夜又不曾夢見，可是「仙凡路隔」了。慢慢的下了床，又想昨夜五兒說的「寶釵襲人都是天仙一般」，這話卻也不錯，便怔怔的瞅著寶釵。寶釵見他發怔，雖知他為黛玉之事，卻也定不得夢不夢，只是瞅的自己倒不好意思的，便道：「你昨夜可遇見仙了麼？」寶玉聽了，只道昨晚的話寶釵聽見了，笑著勉強說道：「這是那裡的話？」

那五兒聽了這一句，越發心虛起來，又不好說的，只得且看寶釵的光景。只見寶釵又笑著問五兒道：「你聽見二爺睡夢裡和人說話來著麼？」寶玉聽了，自己坐不住，搭訕著走開了。五兒把臉飛紅，只得含糊道：「前半夜倒說了幾句，我也沒聽真。什麼『擔了虛名』，又什麼『沒打正經主意』，我也不懂，勸著二爺睡了。後來我也睡了，不知二爺還說來著沒有。」

寶釵低頭一想：「這話明是為黛玉了。但儘著叫他在外頭，恐怕心邪了，招出些花妖柳怪來。況兼他的舊病，原在姐妹上情重。只好設法將他的心意挪移過來，然後能免無事。」想到這裡，不免面紅耳熱起來，也就訕訕的進房梳洗去了。

且說賈母兩日高興，略吃多了些，這晚有些不受用；第二天便覺著胸口飽悶。鴛鴦等要回賈政。賈母不叫言語，說：「我這兩日嘴饞些，吃多了點子。我餓一頓就好了，你們快別吵嚷。」於是鴛鴦等並沒有告訴人。

這日晚間，寶玉回到自己屋裡，見寶釵自賈母王夫人處纔請了晚安回來，寶玉想著早起之事，未免赧顏抱慚。寶釵看他這樣的，也曉得是沒意思的光景。因想著他是個癡情人，要治他的這個病，少不得仍以癡情治之。想了想，便問寶玉道：「你今夜還在外頭睡去罷咧？」寶玉自覺沒趣，便道：「裡頭外頭都是一樣的。」寶釵意欲再說，反覺礙難出口。襲人道：「罷呀，這倒是什麼道理呢？我不信睡的那麼安頓。」五兒聽見這話，連忙接口道：「二爺在外頭睡，別的倒沒有什麼，只愛說夢話，叫人摸不著頭腦兒，又不敢駁他的回。」襲人便道：「我今日挪出床上睡睡，看說夢話不說。你們只管把二爺的鋪蓋鋪在裡間就完了。」

寶釵聽了，也不作聲。寶玉自己慚愧，那裡還有強嘴的分兒，便依著搬進來。一則寶玉抱歉，欲安寶釵之心；二則寶釵恐寶玉思鬱成疾，不如稍示柔情，使得親近，以為「移花接木」之計。於是當晚襲人果然挪出去。這寶玉固然是有意負荊，那寶釵自然也無心拒客，從過門至今日，方纔是兩膩雲香，氤氳調暢。從此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」。此是後話，不提。

且說次日寶玉寶釵同起。寶玉梳洗了，先過賈母這邊來。這裡賈母因疼寶玉，又想寶釵孝順，忽然想起一件東西來，便叫鴛鴦開了箱子，取出祖上所遺的一個「漢玉玦」，雖不及寶玉他那塊玉石，掛在身上卻也稀罕。鴛鴦找出來遞與賈母，便說道：「這件東西，我好像從沒見的。老太太這些年還記得這樣清楚，說是那一箱什麼匣子裡裝著。我按著老太太的話，一拿就拿出來了。老太太這會子叫拿出來做什麼？」賈母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？這塊玉還是祖爺爺給我們老太爺，老太爺疼我，臨出嫁的時候叫了我，親手遞給我的。還說：『這玉是漢時所佩的東西，很貴重，你拿著就像見了我的一樣。』我那時還小，拿了來，也不當什麼，便擦在箱子裡。到了這裡，我見俗們家的東西也多，這算得什麼！從沒帶過，一擦便擦了六十年。今兒見寶玉這樣孝順，他又丟了一塊玉，故此，想著拿出來給他，也像是祖上給我的意思。」

一時，寶玉請了安。賈母便喜歡道：「你過來，我給你一件東西瞧瞧。」寶玉走到床前，賈母便把那塊漢玉遞給寶玉。寶玉接來一瞧，那玉有三寸方圓，形似甜瓜，色有紅暈，甚是精緻。寶玉口口稱讚。賈母道：「你愛麼？這是我祖爺爺給我的，我傳了你罷。」寶玉笑著，請了個安謝了，又拿了要送給他母親瞧。賈母道：「你太太瞧了，告訴你老子，又說疼兒子不如疼孫子了。他們從沒見過。」寶玉笑著去了。寶釵等又說了幾句話，也辭了出來。

自此，賈母兩日不進飲食，胸口仍是膨悶，覺得頭暈目眩咳嗽。邢、王二夫人、鳳姐等請安，見賈母精神尚好，不過叫人告訴賈政，立刻來請了安。賈政出來，即請大夫看脈。

不多一時，大夫來診了脈，說是有年紀的人，停了些飲食，感冒些風寒，略消導發散些就好了，開了方子。賈政看了，知是尋常藥品，命人煎好進服。以後賈政早晚進來請安。一連三日，不見稍減。賈政又命寶璉打聽好大夫，「快去請來瞧老太太的病。俗們家常請的幾個大夫，我瞧著不怎麼好，所以叫你去。」寶璉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記得那年寶兄弟病的時候，倒是請了一個不行醫的來瞧好了的，如今不如找他。」賈政道：「醫道卻是極難的，越是不興時的大夫倒有本領。你就打發人去找來罷。」寶璉即忙答應去了，回來說道：「這劉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了，過□來天進城一次。這時等不得，又請了一位，也就來了。」賈政聽了，只得等著，不提。

且說賈母病時，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。一日，眾人都在那裡，只見看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：「園裡的櫳翠庵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了，特來請安。」眾人道：「他不常過來，今兒特來，你們快請進來。」鳳姐走到床前回了賈母。

岫煙是妙玉的舊日相識，先走出去接他。只見妙玉頭帶妙常冠；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綢襖兒，外罩一件水田青緞鑲邊長背心，拴

著秋香色的絲條；腰下繫一條淡墨畫的白綾裙；手執麈尾念珠。跟著一個侍兒，飄飄拽拽的走來。岫煙見了問好，說是：「在園內住的時候兒，可以常來瞧瞧你；近來因為園內人少，一個人輕易難出來，況且僭們這裡的腰門常關著，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。今兒幸會！」妙玉道：「頭裡你們是熱鬧場中，你們雖在外園裡住，我也不便常來親近；如今知道這裡的事情也不好，又聽說是老太太病著，又惦记著你，還要瞧瞧賣姑娘。我那管你們關不關？我要來就來，我不來，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啊。」岫煙笑道：「你還是這種脾氣。」

一面說著，已到賈母房中。眾人見了，都問了好。妙玉走到賈母床前問候，說了幾句套話。賈母便道：「你是個女菩薩，你瞧瞧我的病可好的了好了？」妙玉道：「老太太這樣慈善的人，壽數正有呢。一時感冒，吃幾帖藥，想來也就好了。有年紀的人，只要寬心些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倒不為這些。我是極愛尋快樂的。如今這病也不覺怎麼著，只是胸隔飽悶。剛纔大夫說是氣惱所致。你是知道的，誰敢給我氣受？這不是那大夫脈理平常麼？我和璉兒說了，還是頭一個大夫說感冒傷食的是，明兒還請他來。」說著，叫鴛鴦吩咐廚房裡辦一桌淨素菜來請妙師父這裡便飯。

妙玉道：「我吃過午飯了，我是不吃東西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不吃也罷，僭們多坐一會，說些閒話兒罷。」妙玉道：「我久已不見你們，今日來瞧瞧。」又說了一回話，便要走。回頭見惜春站著，便問道：「四姑娘為什麼這樣瘦？不要只管愛畫勞了心？」惜春道：「我久不畫了。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園裡的顯亮，所以沒興頭畫。」妙玉道：「你如今住在那一所？」惜春道：「就是你纔來的那個門東邊的屋子，你要來，很近。」妙玉道：「我高興的時候來瞧你。」惜春等說著送了出去。回身過來，聽見丫頭們回說大夫在賈母那邊呢，眾人暫且散去。

那知賈母這病日重一日，延醫調治不效，以後又添腹瀉。賈政著急，知病難醫，即命人到衙門告假，日夜同王夫人親侍湯藥。一日，見賈母略進些飲食，心裡稍寬，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。王夫人叫彩雲看去，問問是誰。彩雲看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，便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婆子道：「我來了半日，這裡找不著一個姐姐們，我又不肯冒撞，我心裡又急。」彩雲道：「你急什麼？又是姑爺作踐姑娘不成麼？」婆子道：「姑娘不好了！前兒鬧了一場，姑娘哭了一夜，昨日痰堵住了。他們又不請大夫，今日更利害了！」彩雲道：「老太太病著呢，別大驚小怪的。」

王夫人在內已聽見了，恐老太太聽見不受用，忙叫彩雲帶他外頭說去。豈知賈母病中心靜，偏偏聽見，便道：「迎丫頭要死了麼？」王夫人便道：「沒有。婆子們不知輕重，說是這兩日有些病，恐不能就好，到這裡問大夫。」賈母道：「瞧我的大夫就好，快請了去。」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回老太太去。那婆子去了。

這裡賈母便悲傷起來，說是：「我三個孫女兒：一個享盡了福死了；三丫頭遠嫁，不得見面；迎丫頭雖苦，或者熬出來，不打量他年輕輕兒的就要死了！留著我這麼大年紀的人活著做什麼！」王夫人鴛鴦等解勸了好半天。那時寶釵李氏等不在房中，鳳姐近來有病。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，便叫人叫了他們來陪著，自己回到房中，叫彩雲來埋怨：「這婆子不懂事！以後我在老太太那裡，你們有事，不用來回。」丫頭們依命不言。

豈知那婆子剛到邢夫人那裡，外頭的人已傳進來，說：「二姑奶奶死了。」邢夫人聽了，也便哭了一場。現今他父親不在家中，只得叫賈璉快去瞧看。知賈母病重，眾人都不敢回。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，結褵年餘，不料被孫家揉搓，以致身亡。又值賈母病篤，眾人不便離開，竟容孫家草草完結。

賈母病勢日增，只想這些孫女兒。一時想起湘雲，便打發人去瞧他。回來的人悄悄的找鴛鴦。因鴛鴦在老太太身旁，王夫人等都在那裡，不便上去，到了後頭，找了琥珀，告訴他道：「老太太想史姑娘，叫我們去打聽。那裡知道史姑娘哭的了不得，說是姑爺得了暴病，大夫都瞧了，說這病只怕不能好，若是變了癆病，還可捱個四五年，所以史姑娘心裡著急。又知道老太太病，只是不能過來請安。還叫我別在老太太跟前提起來，倘或老太太問起來，務必託你們變個法兒回老太太纔好。」

琥珀聽了，咳了一聲，也就不言語了，半日，說道：「你去罷。」琥珀也不便回，心裡打算告訴鴛鴦叫他撒謊去，所以來到賈母床前。見賈母神色大變，地下站著一屋子的人，噉噉的說：「瞧著是不好。」也不敢言語了。

這裡賈政悄悄的叫賈璉到身旁，向耳邊說了幾句話。賈璉輕輕的答應，出去了，便傳齊了現在家裡的一千人，說：「老太太的事，待好出來了。你們快快分頭派人辦去。頭一件，先請出板來瞧瞧，好掛裡子。快到各處將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，都開明了，便叫裁縫去做孝衣。那棚扛執事都講定了。廚房裡還該多派幾個人。」賴大等回道：「二爺，這些事不用爺費心，我們早打算好了，只是這項銀子在那裡領呢？」賈璉道：「這宗銀子不用外頭去，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。剛纔老爺的主意，只要辦的好，我想外面也要好看。」賴大等答應，派人分頭辦去。

賈璉復回到自己房中，便問平兒：「你奶奶今兒怎麼樣？」平兒把嘴往裡一努，說：「你瞧去。」賈璉進內，見鳳姐正要穿衣，一時動不得，暫且靠在炕桌兒上。賈璉道：「你只怕養不住了，老太太的事，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，你還脫得過麼？快叫人將屋裡收拾收拾，就該扎掙上去了。若有了事，你我還能回來麼？」鳳姐道：「僭們這裡還有什麼收拾的？不過就是這點子東西，還怕什麼？你先去罷，看老爺叫你。我換件衣裳就來。」

賈璉先回到賈母房裡，向賈政悄悄的回道：「諸事已交派明白了。」賈政點頭。外面又報：「太醫來了。」賈璉接入，又診了一回，大夫出來悄悄的告訴賈璉：「老太太的脈氣不好，防著些。」賈璉會意，與王夫人等說知。王夫人即忙使眼色叫鴛鴦過來，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裹衣服預備出來。鴛鴦自去料理。

賈母睜眼要茶喝，邢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。賈母剛用嘴接著喝，便道：「不要這個，倒一鍾茶來我喝。」眾人不敢違拗，即忙送上來。一口喝了，還要，又喝一口，便說：「我要坐起來。」賈政等道：「老太太要什麼，只管說，可以不必坐起來纔好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喝了口水，心裡好些兒，略靠著和你們說說話兒。」珍珠等用手輕輕的扶起，看見賈母這會子精神好了些。

未知生死，下回分解。